

国际战争报告文学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刘亚洲

这是作者继《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之后，又一国际战争报告文学力作。它以最近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始末为背景，传神地勾勒出了里根和卡斯特罗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人物。

补白：

美入侵格林纳达内幕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轻的我和年轻的妻常常就一些问题展开对话，那对话也是年轻的，因为有争论。即使观点一致，也总有一人故意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没有刺激的对话就如同喝凉水一样无味。

妻子在美国留学三年，攻读美国与美洲历史。而我，也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和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神奇的事情有着浓郁兴趣。最近，格林纳达风云激荡。我们都知道一次新对话在所难免，甚至悄悄地作了准备。终于，一天晚上，我对妻子说——

1

△(我的话。下同)两个世纪前，亚细亚某国一位著名的画家向皇帝献了几幅画。有一幅，画的是一颗炸裂的石榴。皇帝在这幅画前伫立良久，说：画得真好，我都忍不住要伸手了。石榴容易引起人们无穷的联想。它咧开的嘴象笑又象哭。火红的心是欢愉还是痛苦？”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对石榴最浪漫的评价了。地球上有一颗大石榴，它如今炸裂了，吸引的是全世界的目光。皇帝的见解是精辟的——有人觉得它在哭，有人觉得它在笑。我敢打赌这颗石榴比画上的要好千万倍，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些多次地向它伸手呢？”

●(妻子的话。下同)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你想给我讲

故事？还是听我讲吧。有一天，一个白种人象飘零的鲁宾逊一样走上了一个小岛。海滩上正在举行仪式。半裸体的印第安少女丝毫也没有因为陌生人的到来而感到羞涩，反而舞蹈得更起劲了。男人们站成一个圆圈簇拥着她们。圆圈中有一张石桌，一颗几乎被各式各样羽毛掩盖的头颅在石桌后面转动着，那是酋长。此刻，他脸上显出太阳神般的尊严。白种人从行囊中掏出三把斧头放在石桌上。

酋长抚摸着穿在鼻子上的骨圈，说：“唔，真不错。就这些吗？”

白种人又拿出两瓶黄色的白兰地。酋长闻了一下，他的身和心全在这一刻醉了。“是神赐给你们这样迷人的水吗？”他问，吩咐侍卫把它们放在他个人祭神的宫殿里。那是一间任何人也不能涉足的草棚子。但，如果他知道这是巴黎市场上最低劣的一种酒的话，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最后，白种人又掏出四、五颗玻璃球，就是孩子们用来作弹子游戏的那种玻璃球。酋长一脸惊喜。天上有一个太阳，这些玻璃球中也有太阳，每个都有，加起来有好几个呢。“够了！”酋长说，并做了一个手势。鼓声大作，少女们跳得更疯了。男人们则发出有节奏的吼叫。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中，人类历史上一桩最不公平的买卖做成了。几天以后，一封用火漆和羽毛封口的信向巴黎飞去。我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

……在大西洋靠近美洲大陆的地方，呈半月形地排列着一串小岛，最南端的一个叫‘格林纳达’。‘格林纳达’是西班牙语中‘石榴’的意思。这个岛不产石榴，可它的形状酷似石榴，大概是最早发现它的伟大的哥伦布有感而发，才替它取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吧。岛上居住着加勒比族印第安人。在我上岛之前，他们拥有这个小岛，我拥有几把斧头，两瓶劣质

白兰地和几个玻璃球；现在，我拥有这个小岛，而他们拥有斧头、白兰地和玻璃球……

这是一六五〇年的事情。

2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一定知道三百多年前发生在那个岛上的故事，假如知道，他会悲哀的。历史的变化既令人眼花缭乱，又令人感到无可奈何。当年那个用一点不值钱的破烂货就可以买下来的岛屿，今天却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你看，这是我从今天的《参考资料》上剪下来的一条消息，是古巴的一份绝密文件，被美国人公开了。

我国在格林纳达人员的组成情况：

建筑部×××人，公共卫生部××人，教育部××人，农业部××人，交通部××人，国家合作委员会××人，渔业部××人，基础工业部××人，文化部××人，商业部××人，体育夕娱委员会××人，中央计划委员会××人，革命武装部×××人……

●老天，一个部也不少！简直可以算是古巴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准政府。美国人是有所警觉的。我留学时就听他们说过，卡斯特罗脚下有一个古巴，格林纳达是古巴第二。

△你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那我没别的路可走，只好替古巴人说话了。我记得他曾不止一次说过：“革命是没有界限的，革命者的梦更没有界限。”他是在“革命”。

●梦是神奇的。“乞丐在梦中当皇帝，卡斯特罗在梦中拥有全世界。”

△西方记者的这个评价不免刻薄了点，但卡斯特的梦

确实是伟大的。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就宣布：“古巴是要为整个世界做事的。”当时，西方把它看作梦呓。加勒比海上一个弹丸小国，既贫穷又落后，却口出此言，好一派堂·吉珂德式的气魄！一位美国参议员说：“二十年内，卡斯特罗甚至不可能让他的人民填饱肚子。”

●他们都对了。今天，古巴人民的肚子确实填得不是十分饱；今天，卡斯特罗也已经走向世界。古巴士兵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善战早为全球公认，可我认为最令卡斯特罗得意的却是在那个状似石榴的小岛上的成功。

△言过其实了吧？

●一点也不。格林纳达扼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门户，西与巴拿马运河遥遥相对，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在战略家眼中，它的名字与直布罗陀、马六甲、福克兰、迪戈加西亚具有同等分量。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在别的地方只能当兄弟和朋友，在格林纳达却当爸爸。你不要笑，事实的确如此嘛。一九七九年，激进的左派组织“新宝石运动”发动政变成功，象个初恋的情人一般急急投入了古巴的怀抱。“新宝石运动”领导人毕晓普的话热得可以烫死人：“对于亲爱的古巴兄弟，格林纳达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这是致命的“敞开”呵，再加上阿谀的“始终”，哈瓦那海滩上的潮水铺天盖地而来，格林纳达霎时间被淹没了。这样的场景，人们在南也门和阿富汗已经见过。鲁巴伊和阿明在另一个世界里向毕晓普招手呢。卡斯特罗是挥舞着情人的红手帕走进格林纳达的，可是他发现迎上来的是一个那么孱弱的女孩子，于是他就做了她的爸爸。

△卡斯特罗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同时也在付出他必须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他本人那在八十年代明显衰

退了的精神力。

●得到时他是得意的，付出时他有些痛苦，因为他付出的正是自己国家所最需要的，一如是一个负了伤的人却还要抽血给他人。有人恨他给得太多。光是替格林纳达修建珍珠机场一个项目，就意味着向那个岛国每个居民提供五百美元的援助。可是古巴自己呢？人民象大旱望雨一样盼着几十万套住房。物价已上涨到历史最高点。

△你是站在别的国家的立场上看古巴，而卡斯特罗则不会这样。七十年代初期，卡斯特罗已经豪迈地向世界宣布：

“古巴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他肯定以为已经受了他的思想洗礼十年的人们，其思想觉悟之高，一定高过喜马拉雅山。譬如，据说卡斯特罗就提出，把适当提高物价作为政府号召人民开展“减肥运动”的一个步骤来抓。

●哦，谢谢你，帮我解开了一个谜团。去年我曾到古巴旅游，举目所及，全是细棍一样的瘦子。我直纳闷，难道是因为古巴太热，胖子都不愿上街吗？经你一点，我才恍然。原来是，卡斯特罗好细腰，人民爱减肥。

△其实，大多数古巴人忧虑的是美国。格林纳达离美国近在咫尺，美国是绝不允许在它的后院再出现一个古巴式的政权的。古巴是一个醒了的梦，尼加拉瓜也是，格林纳达是一个半醒的梦。它要么醒来，要么破碎。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曾直截了当地警告卡斯特罗：你运进格林纳达的武器，装备全世界的游击队也绰绰有余！美国人甚至准确无误地指出了武器库的位置。

●这要归功于天眼，天上的眼睛。据说美国的间谍卫星连地面上一个士兵是否刮过胡子都能看清楚，这也许是言过其实的。但要把一个大武器库藏起来却是困难的。这是个无

从躲藏、无所遁形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赤裸了。

△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领导人劝卡斯特罗在那个岛上要谨慎从事，其中有一个就说过类似的话。岂料这竟大大激发了他的意志和勇气。“当年我们七条步枪闹起义的时候，几乎也是赤裸的！”又是一句历史的名言，掷地有声！他对别人说，他不怕任何人，尤其不怕美国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四肢，却有着世界上最软弱的意志。”那只老虎不是纸糊的，而是画的。“别担心美国人会干预我们在格林纳达的革命，”他告诫他的孩子们，“那不可能。美国人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力量。二十年前，拉丁美洲只有古巴，他们尚不敢碰我们一下，今天不仅有古巴，而且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境内正在进行决战。古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古巴，美国也不是二十年前的美国。卡斯特罗比当年的卡斯特罗更卡斯特罗，而里根，还不如肯尼迪的一根小拇指头。”他不止一次用揶揄的口气问人们：“你们知道里根是个什么人吗？”回答是：“演二流电影的二流演员。”“不，”他笑了，漂亮的大胡子颤抖着。“让我悄悄告诉你，那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离过婚的总统。”他瞧不起他，真心实意地瞧不起。一个大半辈子从事一种被人看轻的事业的人却当了总统，那真比无赖当了元帅还令人感到滑稽。这种事，只有在美国那个乌七八糟的国家才能发生。这样的总统，除了一天到晚把苍老的面孔涂抹得红红的，在摄影机前勉强地做作地微笑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难道不为他那种微笑心酸吗？

●被人攻击是痛苦的，攻击别人也痛苦。一个人如果常常把另一个人挂在嘴上进行攻击的话，不是恨他，就是嫉妒他，或者是怕他，而这一切，都会使自己痛苦。

△最近卡斯特罗的确是痛苦的，一点不错，是因为美国

引起的。他为格林纳达付出了那么多，换来的却是毕晓普对古巴的日趋冷漠。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前不久那家伙居然到美国蹭了一趟！去时不请示，回来不报告，他莫非还想上天摘月亮不成？古巴是一团火，美国是一滩臭水。水火不相容。你不在火中燃烧，就在水中溺死。前者永生，后者遗恨，或者遗臭，绝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可走！

一天晚上，卡斯特罗把一张白纸摊放在胸前，拿起笔来。那是一支能够震动世界的笔呵。南亚的丛林，阿拉伯的沙漠，非洲的山谷，处处可以感觉到这支笔的存在。一点墨迹，便是一场战争；轻轻一划，便在地球上的某一处刮起一股狂风。他首先写下“格林纳达”这个名字。那个小岛在这支强有力的笔下只有发抖的份。他久久凝视着它，笔尖点在白纸上。那不是笔，是一杆锋利的长枪；那也不是纸，是一个国家的胸膛。长枪刺进了胸膛，胸膛流血了，好烫啊。

●你的饱含诗意的描绘让我发冷。我又一次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多数人的命运总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而这偏偏是最合理的。他究竟写了什么？

△“当格林纳达局势失去控制时，古巴人接管该岛。”

●又一个先知式的断言。强人都是先知。他们不仅左右人民，而且左右明天，古巴人民倘若知道这一点，会作何感想？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坟墓式的秘密，因为它未必是永远的。第二天，又有一大批“借调干部”前往格林纳达……

●“借调干部”，一个多么冠冕堂皇的称号。这些天，我也屡屡接触这个词。从语态上看，它应当出自格林纳达政府之口，可人们却是从哈瓦那的辞海中找到它的。即使是格林

纳达人创造了它，也是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了。一个主权国家居然要从另一个国家“借调干部”！

△资本可以输出，干部又为什么不呢？卡斯特罗在接见这批干部时，有一句话被他反反复复强调了十几遍：“你们到格林纳达是革命去的！”清晨，公鸡叫了。古巴的鸡叫历来被当作战斗的号角。卡斯特罗亲自到港口送那些“借调干部”起程。他身穿草绿色军装，与征人一一握手，然后举起拳头做切·格瓦拉式的宣誓。人们用同样的手势回答他，并高唱革命进行曲：“……在你们前进时高举着的红旗上，有我一滴血……”可歌可泣的史诗般的气氛笼罩着港口。卡斯特罗豪迈地对随从们说：“在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未来的卡斯特罗？有多少未来的切·格瓦拉？”

●他看到的是战士，我看到的是烈士，而且是遥远的烈士。活人从这里离开，活人从这里归来，只是数目大大地打了折扣。死去的人将永远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唯有一缕望乡的孤魂在空中哭泣：“不得归！不得归！”卡斯特罗从不允许把在国外战死的人的尸体运送回国。他不愿意让人民看见他的牺牲品。许多可怜的母亲，直到死神叩门的时候还以为她的儿子在国外“革命”。殊不知，她给予的那个肉体早已腐烂，成灰。事实难道有这么残酷吗？

△人们三番五次地把这件事情讲给卡斯特罗听。他是痛苦的。至少他说他是痛苦的。每到这种时刻，那张美男子的面孔都会苍白，眼里的光芒在告诉人们，他的心已被撕成片片。这是真的，如果不是，他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演员。接着，他开始给人们讲他的那个故事。他是怀着极大的真诚去讲它的。这种真诚感动了别人，更感动了他自己。

“革命需要牺牲。革命必须牺牲。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切·格瓦拉有一条心爱的小狗，那是天使一般的动物。一次，敌人将我们包围了。夜间，我们悄悄地突围。快要接近敌人时，小狗突然狂叫起来，怎么制止都不行。格瓦拉声色俱厉地命令：“掐住小狗的脖子，掐死它！狗叫声必须制止！”战士们都没有动。他们都晓得那条狗是格瓦拉的另一条生命。他睡觉时甚至都搂着它呢。他只好亲自用绳子勒住小狗的脖子。起先，小狗快活地摇尾巴，但后来绳子勒紧了，小狗的喉咙里发出了嘶嘶的哀声，全身颤抖。格瓦拉的身子也在颤抖，手却没有松开。狗的眼睛里含着泪，他的主人，不，他的朋友眼睛里也含着泪。那最后的相互凝视几乎使地球停止了旋转。我不知道这一切拖延了多久，但大家都觉得简直长得没完没了。终于，小狗作了最后一次挣扎，便再也没有声音了。它长眠在一堆树枝上。它长眠在我们心里。我现在不能看见狗，尤其不能看见狗的眼睛。一看见它们，我就在冥冥中感觉到那条被勒死的小狗对我们的责备……”

卡斯特罗讲完这个故事，动情了。他坐在沙发上久久地垂着头。那颗坚强的头颅为谁而垂？当年，巴蒂斯塔的法庭宣判他死刑时，这颗头颅没有垂下；美国雇佣军在猪湾登陆时，这颗头颅没有垂下；震惊世界的导弹危机中，它也没有垂下。今天它垂下了。人性在这低垂的瞬间复苏了。他身边的那些人忽然发现，充满传奇色彩的领袖原来也是一个人。他的头发和胡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蓬乱，还有白丝飘零。都说他的肩膀能担起日月，为什么竟如此瘦削？比一般人的还瘦削？

●卡斯特罗老了。“革命”老了。革命本不会老，但是卡斯特的“革命”会老。不仅我感到了这一点，一些古巴人也感到了。我知道至少有一位古巴姑娘是有这种想法的。她在这

次格林纳达事件中是一个有名的人物。

3

● 轮船在大海的胸膛上划出白色的伤痕。人们站在船舷望着越去越远的祖国，每一颗心上也有别离的伤痕。在许多张被加勒比海的海风吹得黧黑的面孔中，有一张白得惊人的美丽面孔。那是苏菲娅，船上唯一的女性。在那些黑塔般的肉体中，她宛如一朵娇滴滴的白莲花。黑与白，强与弱，对比如此强烈，竟使人从心底泛起一股柔楚。她身边的那些男人既令人憎恨，又令人担心，是不是也有一点令人嫉妒呢？这时的男人是雄狮呵。可是，奇异的景象出现了：她轻轻挥了一下手，说了句什么，男人们全都离开船舷，慢吞吞地走回舱去。他们仍是狮子，却是马戏团的狮子了。原来，她是这批“借调干部”的指挥官。

刚刚毕业于马列学院的苏菲娅是个有头脑的姑娘。她在古巴认识了“革命”，又在“革命”中认识了古巴。卡斯特罗所描绘的社会太完美了，而太完美的东西在人间是不容易有的。那个社会在卡斯特的想象中诞生，在子孙们的想象中死亡。啊，永恒的梦想！她觉得：卡斯特的“共产主义”如果意味着坐公共汽车不买票，看电影看戏免费，那是滑稽的；如果意味着住房里既无卫生设备又无自来水，冰淇淋和鸡蛋只有过节才敞开供应，那就是可悲了。她是自愿申请到国外去的，当然是去革命。“国内没有革命，只有腐败和权力。”权力那玩意太吸引人了，它能吸引封建社会的人，也能吸引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却不懂，怎么连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的古巴人也能吸引？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还是到国外去吧。她要去找，寻找诗意，寻找她的太阳，寻找一个发光的

新生命。

当她的双脚踏上石榴岛的时候，一阵浓烈的肉豆蔻香味扑面而来。这香味曾经为迷失方向的古代航海家指点迷津，今天它是不是能为苏菲娅指点些什么呢？

△至少可以告诉她，她现在身在异乡。

●你恰恰错了。那时她有一千种一万种感受，就是没有你说的那种。她离开了古巴，却来到了不是古巴的古巴。这个岛上的一切都带着哈瓦那的强烈印记。一个胖胖的少校去接她。在首都圣乔治郊外，少校骄傲地朝公路旁挥了挥手，说：“以这条路为中心，左右的树木和茅草都是我们的，可以随便摘采！”苏菲娅被惊呆了。这象是主人在自己厨房里说的话，而不象是在一个外国的首都！少校的神情直令苏菲娅厌恶，一如是偷了人家老婆还不够，又冲进人家的卧室说：这张床是我的！

古巴人在这里受到普遍的尊重，但最尊重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一点也瞧不起把他们请到这里来的主人。他们自己住，自己吃，甚至连抽水马桶也从古巴带来。卡斯特罗总是说：“你们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当苏菲娅看到一位军官把格林纳达人递给他的一碗水倒进自己随身带着的碗里，把人家的碗扔在地上的时候，她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冬天的童话。她悄悄看了看那军官的碗，好家伙，原来是来自欧洲的礼物！碗底镌刻着一行小字：“保加利亚人民捐给亲爱的古巴阶级兄弟。”在格林纳达的每一个古巴人都使用这样的碗。让所谓的“打成一片”见鬼去吧，这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哦，我们也有“打成一片”的时候，真的有，我们多情的骑士们常常把格林纳达的姑娘压在草地上，让她们的脸久久地朝着碧蓝的天空。那不是“打成一片”么？“征服世界的人首先要征服女人”，这是谁

的话？多么有理！你又笑了，可这不是该笑的时候。

△你难道看不见我的笑中含着辛酸吗？

●还有更大的辛酸在后头。当天晚上，苏菲娅在古巴驻格林纳达大使家里作客。刚吃毕晚饭，大使说：“对不起，我要开会去了。”苏菲娅问：“什么会？”“政府内阁会议。这种会我是必须要参加的。”苏菲娅沉默了，可是心里却掀起了波澜。一个外国大使，竟实际成了内阁的一员，这真是童话中的童话了。内阁是人民选举的，一个外国大使进入内阁，他得了几张选票呢？大使走后，苏菲娅问大使馆其它官员：“这是国内的指示，还是他们的请求？”她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指示！”

苏菲娅就下榻在大使馆。那些天，有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着大使馆。电台彻夜工作。古巴的军人们在后门出出进进，格林纳达一些显要们在前门出出进进。苏菲娅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事。她对了。一天夜里，大使馆举行晚宴，喝得醉醺醺的大使和另一个官员在阳台上谈话，被她无意中听到了。大使说：

“毕晓普该死了。”

“什么时候死？”

“今年死。”

“今年几月死？”

“今年今月死。”

“今年今月几日死？”

“今年今月今日死！”

△这真是历史性的对话，足以叫人记一辈子。在这个世界里，有多少人的生命是象这样在别人谈笑间被取走的？

●在那一刻，苏菲娅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杀只鸡仿佛

也比这要费点劲呵。毕晓普？她见过他，那是一个温和的善良的人。那天他到大使馆来，出门时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拦住了。卫士们企图拖走这个胆敢阻拦总理的家伙，可是他制止了他们，并掏出一把钱来递给那个乞丐。他甚至用手抚摸着乞丐肮脏的肩头，脸色很痛苦。他对人们说：“国家里有乞丐，是我这个当总理的人的罪过。”他有一颗柔弱的心。也许正是这颗柔弱的心害了他。柔弱的心对于慈善家来说是金，对于作家来说是银，对于政治家来说是石头，不，是土坷垃。他请进来了古巴人，当他发现他们并不是天使时，却没有勇气把他们请出去。他只是不再对他们微笑了。对此，卡斯特罗是不能容忍的，他只能容忍微笑，而且是阿谀的。

△其实，很多人都说，毕晓普对古巴和卡斯特罗象狗一样忠诚，他只是想把自己的外交搞得更灵活一点罢了。

●那就更容易解释了。他对他们象狗一样忠诚，而他们也把他象狗一样地杀了。这种事难道还少吗？你想想，不要光想古巴。

△我不敢想。

●当时，苏菲娅不相信她听到的一切是真的，实则是不敢相信。卡斯特罗喋喋不休谈论的“国际主义”难道就是这种货色吗？如果这就是革命的话，她宁愿被人革去自己的命而不愿意去革人家的命。她希望这是一个幻梦，可它偏偏是一个无情的现实。

就在她听见这些话的第二天，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格林纳达发生了政变，毕晓普被政变军队逮捕，十几分钟后就被枪杀了。一切进行得如同外科手术般精确。这是一幕喜剧，又是一幕悲剧。有些人未出场便被确定要死去，有些人则被安排接受人们的欢呼。这幕剧里的演员是疯子，他们在舞台上

认真表演着彩排过的悲欢离合，观看这幕剧的观众——它的名字叫世界——是傻子，它看得目瞪口呆；这幕剧的编剧和导演当然是骗子了，他的任务不是感动自己，而是感动观众。他成功了。他赚取了观众大把的眼泪和惊愕，还有许多很“实惠”的东西，尔后偷偷地笑了。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笑，因而也不是最好的。

苏菲娅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走向海滩。她听见了一个凄凉歌声：“被猎的兔每一声叫/就撕掉脑里一根神经/云雀被伤在翅膀上/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是格林纳达的老百姓在唱。这时候他们唱这样的歌给谁听呢？“被猎的兔”，极其生动而形象的比喻！那不正是一只被猎的兔子吗？谁是何人？大使？不，他充其量是一只猎犬，猎人是那个住在哈瓦那的大胡子。

格林纳达的黄昏是美丽的。她站在海边。满天夕阳如火。火中的水，水中的火，象一片血的汪洋。她的理想和希望淹没在血中。古巴式的革命被溺死了。

4

△无独有偶，几乎在这同一时刻里，另一个人也想到了血。白发苍苍的威勒先生站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军港外，含泪注视着“关岛”号航空母舰驰进大海的怀抱。他的儿子在那艘舰上。“一艘航空母舰的血该是多少人的血？是多少母亲的儿子的血？”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世界上的血迹已经太多，多得连再多一滴也不能容下了。”以“关岛”号航母为主体的美国特遣舰队是驰向另一个半球去的。黎巴嫩是今天的凡尔登。阿拉伯人在那里流血，犹太人在那里流血，法国人在那里流血，美国人也在哪里流血。有人害怕流血，有人希望流血。

· 全世界都注视着这支强大的舰队，注视着这支舰队要去

的地方，而派出这支舰队的人却注视着另一个东西——那颗石榴。那石榴真好，惹得又一个人向它伸手了。毕晓普死后，格林纳达局势动荡，古巴有人在笑，美国也有人开始笑了。他们谁笑得比较好一点呢？有人提醒卡斯特罗注意美国，他却说：“里根最多只能瞪瞪眼罢了！”不错，里根是瞪眼了，可是在瞪眼之后他又动手了。

●卡斯特罗并不真正了解他最强的也是最近的手，这是一个悲剧。仅仅轻视对手是不够的。轻视对手等于轻视自己。固然，里根有很多被人轻视之处，譬如，他看报纸时首先要看他喜爱的漫画连环画；在回答记者问话时，他竟忘记了法国总统的名字；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办公时，他总爱把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拔出来，把脚放上去，还摇晃，那动作委实不雅观呢。即使是在最肃穆的会议上，他也能够毫无顾忌地把爱吃的胶质软糖撒在桌上，一粒粒丢进嘴里。这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总统？这是那个社会堕落的象征呢，还是朝气蓬勃的体现？这样的人在古巴，在苏联，能当上车间主任就不错了。可是，美国人民偏偏选了这样一个人来体现他们的意志！这一切，在古巴是被轻视的，在苏联更是被轻视的，但，被一个社会轻视的东西说不定在另一个社会里恰恰是受重视和欣赏的呢。

卡斯特罗牢牢记住了这些令人可笑的小故事，却忘记了一个大故事：里根是一个鹰派人物，他的成功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共和党提名让他当总统候选人，而且当选了，说明他们需要他，如果不，美国第四十任总统也许就是卡特、爱德华·肯尼迪，或是其他什么宠儿了。当他在电视里激昂地说“我们要重新受到尊重”的时候，有多少美国人的眼睛潮湿了。美国需要重温旧梦，而里根就是拨转时针的人。他可能永远也当不了

一流电影演员，但未必当不了好总统，当然是美国的。

里根早就注意到那颗正在渐渐变红的石榴了。石榴离他那么近，怎么能让别人轻易摘取？他有一条名叫萨姆的狗，狗鼻子里有一根豪猪刺，萨姆痛苦得天天哀鸣。古巴是一根豪猪刺，尼加拉瓜也是，格林纳达正在变成豪猪刺。上帝，那我可怎么活！这三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形同一个三角，有人用“拉美铁三角”来描绘它们，够贴切的，但不尽准确，因为格林纳达那一角还停留在矿石阶段，尚未变成铁。卡斯特罗正在拼命冶炼它。那些武器，那些派遣人员，那些经济援助，是风，是火，风风火火，炉膛正旺！还有那个尚未竣工的珍珠机场。“那是一个近四千米长的机场，”里根说，“我不明白在那个弹丸之地修这样长的机场派什么用场。那小岛一共有几个四千米？更令人忧虑的是，格林纳达根本没有空军，但这机场显然是为空军修筑的，那么，是为谁的空军？”

几年来，格林纳达是里根心上的一颗瘤子，不割掉它，他是不会睡安稳觉的，但他找不到手术刀。当今世界，战争借口往往比战争本身还重要，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毕晓普被杀，格林纳达一片风雨飘摇，里根笑了，手里出现了一柄锋利的手术刀。

△里根的借口是“保护侨民”，可那里的美国人不但没有受到威胁，反而被古巴军队保护起来了呀。

●卡斯特的做法多么象一个孩子啊。你从这个举动中难道看不出他内心的虚弱、不安和恐惧吗？我搥了你一耳光，却赶紧讨好般地抚摸你的脸颊，是不是为了更重更漂亮地再搥一下呢？

里根却不是孩子。确切地说，美国不是孩子。山姆大叔决定动手了。你别小看那个爱吃糖豆、爱看连环画的总统，在这